

# 独裁者的临终症候



# 独裁者的临终症候

《韩 国 通 讯》

T · K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7

## 出 版 说 明

本社现把日本杂志《世界》（一九七五年第九期——一九七六年第八期）刊载的《韩国通讯》摘译成中文出版。

目前，朴正熙傀儡集团把南朝鲜变成一座大监狱和活地狱，空前加强法西斯镇压。但南朝鲜的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为了实现南朝鲜社会的民主和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顽强地进行斗争。

今天，世界善良人民和各界人士积极支持和声援南朝鲜人民的斗争，揭露和严厉谴责朴正熙傀儡匪帮的法西斯暴行。

早被人民唾弃，变成了国际孤儿的朴正熙傀儡匪帮，正在苟延残喘，进行垂死挣扎。

读者将通过这本书，了解到南朝鲜人民为实现社会的民主和祖国的自主统一而进行斗争的情况以及朴正熙傀儡匪帮杀人罪行的一部分。

## 目 录

闭口无言的国民 .....	( 1 )
黑暗的记录 .....	( 1 )
有名无实的国会 .....	( 8 )
留下来的人们 .....	( 14 )
可悲的光复 .....	( 20 )
断念 .....	( 20 )
八·一五 .....	( 25 )
孤独的抵抗 .....	( 28 )
静静的战线 .....	( 33 )
于心无愧 .....	( 33 )
必将胜利 .....	( 41 )
没有传出去的事实 .....	( 49 )
无可返回的轨道 .....	( 56 )
隐蔽的拷刑 .....	( 56 )
狂乱的国会 .....	( 61 )

蠢才们饮酒作乐 .....	( 68 )
“平安无事” .....	( 68 )
宿缘谈 .....	( 72 )
反动逻辑 .....	( 79 )
失去知觉的时代 .....	( 87 )
隆冬严寒 .....	( 87 )
欺骗大众 .....	( 91 )
有嘴难分 .....	( 95 )
盼春曲 .....	( 101 )
共同点 .....	( 101 )
内阁改组 .....	( 104 )
历史的证言 .....	( 110 )
大转折 .....	( 118 )
令人悲伤的回顾 .....	( 118 )
三份报告 .....	( 121 )
洛克希德事件 .....	( 125 )
针对春季的措施 .....	( 129 )
王朝时代 .....	( 134 )

大慈大悲的人·····	(134)
被放逐的人·····	(138)
民主救国宣言·····	(144)
弱肉强食的逻辑·····	(149)
虚构的体制·····	(158)
可悲的少数·····	(158)
尽是疑惑·····	(163)
法庭上的恸哭声·····	(168)
独裁法庭的记录·····	(173)
遍体鳞伤的在野党·····	(178)
斗争、歌儿和痛苦·····	(184)
教会和审判·····	(189)
空虚的心·····	(199)
反间·····	(205)

# 闭口无言的国民

## 黑暗的记录

锁国的统治是可怕的。甚至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一种失败主义情绪，认为要同共产主义较量，除了朴政权之外再没有别的政权。

可以说，各家报纸和政府一唱一和，大叫大嚷来自北方的威胁，专事扇惑民众，使他们惶惶不安。第三版上报道物价暴涨、行贿、暴力事件等消息，加剧社会不安。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公干？只有那些政府硬叫人们读的“公报资料”所叫嚷的“国论统一”“主体的保安观”之类的空话在满天飞。

今年是解放三十周年，是韩国战乱二十五周年，又是日韩条约签定十周年。有一个朋友说，日本统治朝鲜的三十六年，也不觉得是那么漫长的了。这是因为现在我们正体验的辛酸的日子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政府在喋喋不休地重弹老调来引起人们对北方的恐惧心理。说什么今年是北方要南侵的年份。又说北方的目标是明年进攻南方。还说什么到了今年十月，北方就将结束南侵的准备，并在南侵之前，要给南方的社会“制造”混乱。

韩国有一句俗语说：“叫人闹病，又给药吃”。这正是对朴政权的行径的写照。他们把批判的人关进监狱里，而后，接到许多人的请愿就装作大发慈悲的样子，说他们本应当受严厉惩罚，但对他们大发慈悲，从宽处理。据说，截止明年春季，对于所有大学教员，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要进行审查，重新任命。这使得许多教授心里惶惑不安。朴政权就是这样叫人惶惶不安之后，大施“恩惠”。他们为杀鸡给猴看，已经撵出了一批教授。传说，他们又在背地里向大学当局下达了新的放逐教授名单。遇到这种情况，大学当局就要向中央情报部和文教部提出请愿，要求他们从宽处理，减少惩罚人数。这么一来，中央情报部就装作“施恩者”。他们用这种手法笼络人心，使大学当局和各个有关人员对他们表示忠诚。

对这种事，没有一个人想出面说话。看样子，他们公布明年初进行审查，是要从此使人们陷入沉默，并使这种沉默持续整个秋天、冬天和明春。如果这一方法能奏效，他们可能每年反复进行对教授的审查。如不施展这种伎俩，朴政权就不能维持下去。应当把这看做是朴政权的脆弱性的表现，但许多人还是认为这是朴政权的巨大力量的表现。

无论在国内或国际，朴政权处在穷途末路的境地。最近出国旅行回来的一个朋友说，他看到朴政权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不禁感到惊讶。他万没想到它被孤立得那么厉害。他说：

“朴政权陷于孤立的程度，并不是它改变政策所能扭

转的。不换掉朴政权，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这个跳梁小丑竟要同北方较量。这可能说明，它越强烈地感到孤立，就越为延长政权之命而折腾国民。”

经济上也陷于严重的困境。越陷进这种窒息状态，一种狂信的精神主义越会盛行起来。在汉城以南的水原，有一个新村领导者训练所。在这里搞为期一个星期的精神训练。高级官吏、企业管理人员、教授等各阶层的“领导者”在这里受训。受完训练之后，同期生们还要定期聚集一堂，互相勉励保证炼成的精神永不改变。

在反共教育方面，用各种手段灌输反政府就是赤色分子这种教条，使人们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他们说，过去有过受北方指令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意地附和他们的的人，而最近出现了什么“自发的共产集团”。这就是说，那些与北方没有联系的共产主义者，潜入各个部门进行活动。当然他们不说这些人钻进了政府或中央情报部。但他们下结论说，这些人正在深入教会和学校进行活动。反共这个武器，是朴政权的唯一的统治手段。

据说，朴政权所害怕的有三种势力。那就是军队、学生和基督教徒。朴政权认为掌握军队是很简单的，而且已经有组织地控制了军队。还认为应该把学生们也束缚于这种组织里，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已经组织了学生护国团。他们规定，学生们的课外活动组织也必须置于学生护国团之下。对于那些认为是被漏掉的少数批判派学生，采用彻底监视，找机会撵出校门的方法。

教授常常在三更半夜里接到电话。电话里，往往以“爱国骸骨团”之类的可怕的名义威胁说，如果与基督教会有关系，哪怕是很浅的，最好断绝这种关系，不然就会保不住性命。如果被带到中央情报部后回来，就威胁说，可不要认为就此结束了。据说，近来中央情报部的上层浸沉在人心惶惶的气氛中，人事调动很频繁，原因是他们怀疑人们的忠诚。中央情报部的一个官员慨叹道：用这种方法，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呢。

当朴政权遭到批判势力的反抗，陷入窘境的时候，它就传出北方就要南侵之说，使人产生恐惧心理。这么一来，国民就象如梦初醒似地大叫反共。在淳朴的民众中间甚至有人张罗着准备战时用炒面。据说，有一个外国人心情沉重地送走了一位噙着眼泪道别的妇女，她说今后恐怕很难再会了，愿你保重身体。朴政权就是制造这种借口来镇压国民，粉碎批判势力辛辛苦苦团结起来的力量。

上面已提过，水原有清洗头脑的新村领导者训练所。据说，在那里尽出怪诞的事，甚至安排了要在每天早晨做冥想的时间，要求深思“朴正熙思想”。大学教授们虽然自感卑屈，还是去受训。据说，也有些坚贞不屈的教授。有一个教授一接到这个训练所要他去受训的命令，就提出了辞呈。他宁可不当教授，也不愿向他们卑躬屈膝。由于周围人们的劝告，那个辞呈换成了停职呈请。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补充说：“今天还能有这种人，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这是因为从前属于批判势力的许多知识分子，最近特别大批地倒向了维新体制一边。从美国回来的一位哲学博

士竟担任中央情报部的什么判断官的职务，正在给人们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

在紧急措施第九号刚公布的时候，汉城大学举行的示威，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集团。单靠中央情报部的监视是不够的。于是说附近的警察应负更大的责任，最近更加强了警察的警戒。据说，几个大学的约五百名学生被捕了。可是如今没有一家报纸报道有关被逮捕或杀害的消息。朴政权可能不再干象在“民青学联事件”时那样判处死刑、二十年徒刑等来惹起社会舆论的那种蠢事，而不声不响地把它抹杀掉。

这些日子里，有许多天主教神父也被带走了。他们是以体现社会正义全国祭司团的名义进行斗争的人。但这还是无人知晓的消息。当局以留学的名目把祭司驱逐到外国去了。传说，当局正在捏造连这些神父也牵连在内的第二个“民青学联事件”。在搞过示威斗争的汉城大学学生中间恰巧有一个学生的哥哥在北方。据说，朴政权要把他作为中心人物捏造一个大事件。看来这里还有没被逮捕的学生和毕业生。也许他们认为，公布他们捏造的那个事件的“真相”——大虚构的时机还没有到。这样的公布和反击敌人一样，是须要选择时机的。而且还要讨论是否把天主教神父也包括在内等捏造事件的范围问题。

没有一家报纸报道真实情况，这对朴政权来说是多么有利啊。天主教也罢，新教也罢，好象失去了领导者似地长期陷于沉默，这又是多么有利啊。虽然有数百名年轻人在狱中受折磨，但因为没有被人知晓，所以国内外舆论都

在沉默不语。

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金芝河的处境更加危险了。据说，他被押在单身牢房里，得不到一本可读的书，快要发疯了。还有另一条消息说，他写一份秘密文件送到外边去了。在文件里，他否认了中央情报部捏造说他是共产主义者的供状。他们逮捕新教领导者后，趁没有领导者的机会，把教会弄得四分五裂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反共和国民团结的一派靠政府的支持，扩大着自己的势力。他们不可能在世界面前把教会领导者被捕入狱的事实隐瞒到底。因此，施展“叫人闹病，又给药吃”的伎俩，作出笑脸，仿佛就要发慈悲从善处理似的。但是须要回顾一下早川和太刀川这两个人的情况。他们曾在口头上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要出骗局，在背地里策划了大阴谋。如果他们认罪过较轻，就会捏造事实，加油添醋。

尽管我们亲眼看到了八名无辜的与人民革命党有关的人的遭遇，但对朴政权仍抱有某种幻想，期望他们发慈悲行好！即使他们做出让步，那也不会是出自他们的善意的。只有他们受到一种压力，断定这对保存自己会带来不利的结果的时候才会那样做。

目前，坐牢的新教领导者也许会遭到更大的灾难。说是他们把传教费没用在原来申请的项目上。不知为什么，给他们的囚衣上系了黄色布条。这是危险人物、政治犯的标志。人们都在怀疑“用错”传教费，怎么就能成为危险的政治犯呢？但看来，当局为给他们加上新捏造的罪名，大肆活动。据说，中央情报部人员整天蹲在会计员已经逃

跑、只留下他的妻子的家里看守。还散布说，他家会有某种重要文件。当人们为这些领导者举行祷告会的时候，曾朗读了从他们的著作里援引的几个句子。从那天起，中央情报部为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下很大的功夫进行研究。

有关金大中违反选举法的审判还在进行。这是不是要一面谨小慎微地留心防止社会舆论的爆发，一面无止境地折磨他呢？拿金芝河的情况来说，他们是不是装出搞公正审判的样子，实际上叫他备受痛苦，耗尽精力呢？这使我想起了过去南越政治犯的事来。他们有的发疯，有的两条腿麻痹了。如今在报纸上只字不提，不受社会舆论的谴责的情况下，他们使这种“南越事态”在这块韩国土地上重演了。

和南越的失败过程一样的事态，目前在反共团结的口号下重演着。许多学生被撵出了学校。从目前的气氛来看，他们好象再不会有就学的机会了。在绝望的环境中，批判的人们心理可能越发倾向急进。他们的出路被堵住了。就象八个与人民革命党有关的人的情况一样，被拉进大肆捏造的骗局里面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遭毒手。在地下的势力将日益成长壮大。他们越陷入绝境，如同南越一般的事态就越将逼近。朴政权本身正在制造这种事态。目前韩国的事态看起来也许和昨天的南越事态不同。可是，是不是朴政权变得越残暴，事态就越象南越呢？如果许多有良心的人在南方不能发现不同于朴政权的新的出路，那末这出悲剧将变得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这搞爱国事业的年轻人被关进监狱里了。国民在与消

息隔绝、无法认识现实的情况下，跟随愚蠢的呐喊行动起来，而且想要沉浸在自我欺骗的和平里。

## 有名无实的国会

每月十五日前后就搞防空训练。从前是在早晨的一定的时间里进行的，但近来，却不时地突然进行。人们都开放家门，跑到外边去隐蔽。有一个外国人嘟哝说，朴政权是想趁这个机会搜查住宅的。的确，外国人在韩国的日子也越来越不自在了。无意中拍一张照片，往往会被没收胶卷。外国人观光的观光路程里包括反共展示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要在这里对北方抱恐惧心，要对南方加强“合情合理的反共”表示同意。

韩国有居民组织——“统”和“班”，这无异于日本统治时期的“邻组”。直到现在它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组织。然而，近来由于“战时体制”的加强，它正在变成更周密而严格的组织，也就是新版五人组。他们负连带责任，把每个家庭都当作监视对象。人们要去旅行等动向要一一作报告。这种监视的目的可能是要防止地下运动的加强。有的人认为，加强监视的原因是由于经济情况的恶化，民众起来抵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增大了。也就是首先要从精神上威胁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地下活动要走哪一条路呢。除掉贫民窟地区的目的之一也在于不给搞地下活动的人藏身之处。据说，当局把人抓去，连续几天不让他睡一觉。这是

最有效的拷问方法，所以他们最先使用这个方法。

但是，抵抗也改变了形式，而且仍然在持续。韩国神学院迎接新任代理校长时，叫学生们鼓掌表示欢迎。可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欢迎新任教授时的鼓掌是“呱唧，呱唧，呱唧”，速度快，又有节奏，但对新任代理校长的鼓掌是“呱唧—呱唧—呱唧”，掌声稀稀拉拉，好象在嘲笑人。

全罗南道全州的一个神父，现在也仍然作痛切激昂的说教。但他没有被捕。据传闻，这是因为朴政权制造“民青学联事件”时，逮捕池学淳主教，遇到天主教徒们的反抗，伤了很大的脑筋，从此对天主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而且，在全州，有两个牧师以说教内容“不纯”为理由被监禁时，别的五个牧师对此进行了抵抗。于是，警察方面叫五个牧师中的一个人写保证书，释放了两个牧师。获释的两个牧师中的一个人对写了保证书的事表示愤慨，又作了激昂的说教，结果他又被捕了。

抵抗仍在持续。为把大学变成兵营，六月，在每个大学组织了学生护国团。有的大学，在举行成立仪式时出现了怪异的光景。校长和教授们作训话的时候，学生们都立正表示了敬意。可是由文教部派来的高级官员一开口，他们就突然坐下来，吵嚷起来了。原来，这个战法是从今年春季在汉城大学毕业典礼上开始用的。据说，当时，国务总理金钟泌一宣读“总统”的贺词，不知谁带头开始的，毕业生中间发出了“呜——”的喊叫声。这一无言的揶揄竟持续了五分钟。

原来规定全体教授必须参加学生护国团成立仪式，但

实际上，一般教授几乎都没有参加。这可以说是一种沉默的抵抗。国民的抵抗并不是朴政权强求反共的行径所能扼杀的。国民对对北方的无限恐惧中觉醒，镇定下来的时候，抵抗将越来越加强。国民的抵抗，不管它的形式如何，越频繁地出现，朴政权的歇斯底里也就越将变本加厉。

朴政权的反共叫嚣越高，韩国民众就越感到不安。有的知识分子慨叹道：“难道我们要从现在起，一年、两年地，非在充满战争风声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不可吗？”朴政权不想退位，也不想悔过自新。在朴政权统治下，南方日趋腐败。不管什么时候，美军必须撤走。这是历史的潮流。

朴政权处于垮台的前夕。他们是否要象南越那样垮台呢？朴政权目前是不是在消除这种可能性呢？目前，我们哪怕在地下，也要培养朴政权垮台时能够提出可以收拾局面的思想和实践途径的力量。

面向西海的仁川有国内唯一的天然采贝场。目前，这个采贝场快要被埋没了。一千二百多户六千多居民的命根子全靠着它。但政府允许现代洋行埋没它。采贝场、海滨浴场、美丽的自然风光都将消失。现代洋行威胁渔民说，要是闹起事来，就不悉数发补偿金。仅在去年，这个采贝场共出口了价值达一百万美元的贝类。渔民迄今不知道政府的这种勾当，竟投下一亿圆资金，搞了养殖业。持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这个采贝场快要消失了。要在这里建设带公害的工厂吗？如果是这样，这座工厂是由哪个国家投资的呢？恐吓威胁的声音越发变大，渔民慨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即使没有什么事件发生，受朴政权注视的学生，都被逮捕入狱或被撵出学校。在梨花女大，负责课外活动的学生被逮走后过了几个星期也没有消息。那些支援从东亚日报社撵出去的记者的女生又被带走了。据说，他们打算彻底破坏基督教学生联盟。即便召开小规模委员会，全员也被逮走。据说，只要你说一句“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你就会受人忠告，说这种言论会把你当成不受北方指令的自发的共产主义者。

他们说贫民窟是共产主义者的温床。首先认为在这种贫民窟里工作的人是威胁政权的人。于是为剥夺他们的工作场所，作为一个政策赶走了贫民窟居民。还破坏了贫民窟的教堂。他们给每个房子发了五万圆补偿金，但这也只限于房主。无处投奔的人，只好靠着没有顶棚的破墙，过露天生活。因为两个星期前才发出预告，所以拆了房子以后，人们是不知所措的。有一个牧师向教会控诉了这种情况，结果以违反紧急措施第九号为理由被逮捕了。

为了使官吏们对政权尽忠，把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薪金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这是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毫无计划地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为此新定了防卫税一项，来增收百分之二十的租税。据说，他们还要追收一月一日到现在的防卫税。这种内情，是一个行政官吏悄悄给我透露的。他们估计到只要是以保证国家的安全为名征收租税，就不会引起国民的不满。从这里可以看出朴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给国民增加了更大的痛苦。有一个朋友给我说的如下的话，如今也记得很清楚。他说：